

思念小屋

上



I AM LIVING IN
THE HOUSE
OF MISSING YOU

周前后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在这里

是一个故事的结束

也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思念之屋

上

I AM LIVING IN THE HOUSE OF MISSING YOU



阴前后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念人之屋：全2册：纪念版 / 明前雨后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1
ISBN 978-7-5502-6674-2

I. ①思… II. ①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7420号



文艺家



关注未读好书

思念人之屋：全2册：纪念版

作 者：明前雨后
出 品 人：唐学雷
策 划：联合天际
特约编辑：孙 唯
责任编辑：陈 昊 王 巍 刘 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4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4印张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6674-2

定价：65.00元

联合天际Club
官方直销平台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82060201

H e y , 我 真 的 好 想 你 ,

I AM LIVING IN THE HOUSE OF MISSING YOU

目 录

002 楔子 ◇ 白沙镇

006 Chapter 1 ◇ 启程
蔡满心 · 过去进行时

017 Chapter 2 ◇ 流泪的岛
蔡满心 · 过去进行时

027 Chapter 3 ◇ 思念人之屋
齐翊 · 现在进行时

036 Chapter 4 ◇ 菠萝翻转蛋糕
齐翊 · 过去进行时

048 Chapter 5 ◇ 风之国度
蔡满心 · 过去进行时

058 Chapter 6 ◇ 日落之前
蔡满心 · 过去进行时

065 Chapter 7 ◇ 月亮代表谁的心
蔡满心 · 过去进行时

077 Chapter 8 ◇ 遗忘的时光
齐翊 · 现在进行时

092 Chapter 9 ◇ 心太急
蔡满心 · 过去进行时

106 Chapter 10 ◇ 如果我离开
蔡满心 · 过去进行时

116 Chapter 11 ◇ 白沙镇
江海 · 过去完成时

131 Chapter 12 ◇ 错爱
齐翊 · 现在进行时

145 Chapter 13 ◇ 似是故人来
齐翊 · 现在进行时

162 Chapter 14 ◇ 孤独的自由
蔡满心 · 过去进行时

178 Chapter 15 ◇ 永不说再见
蔡满心 · 过去进行时

不 知 道 你 现 在 到 底 在 哪 里 。

民风淳朴的海边小镇。
一场浪漫的邂逅，
两个不同背景的陌生人，
三年的独自等待。
千里迢迢的追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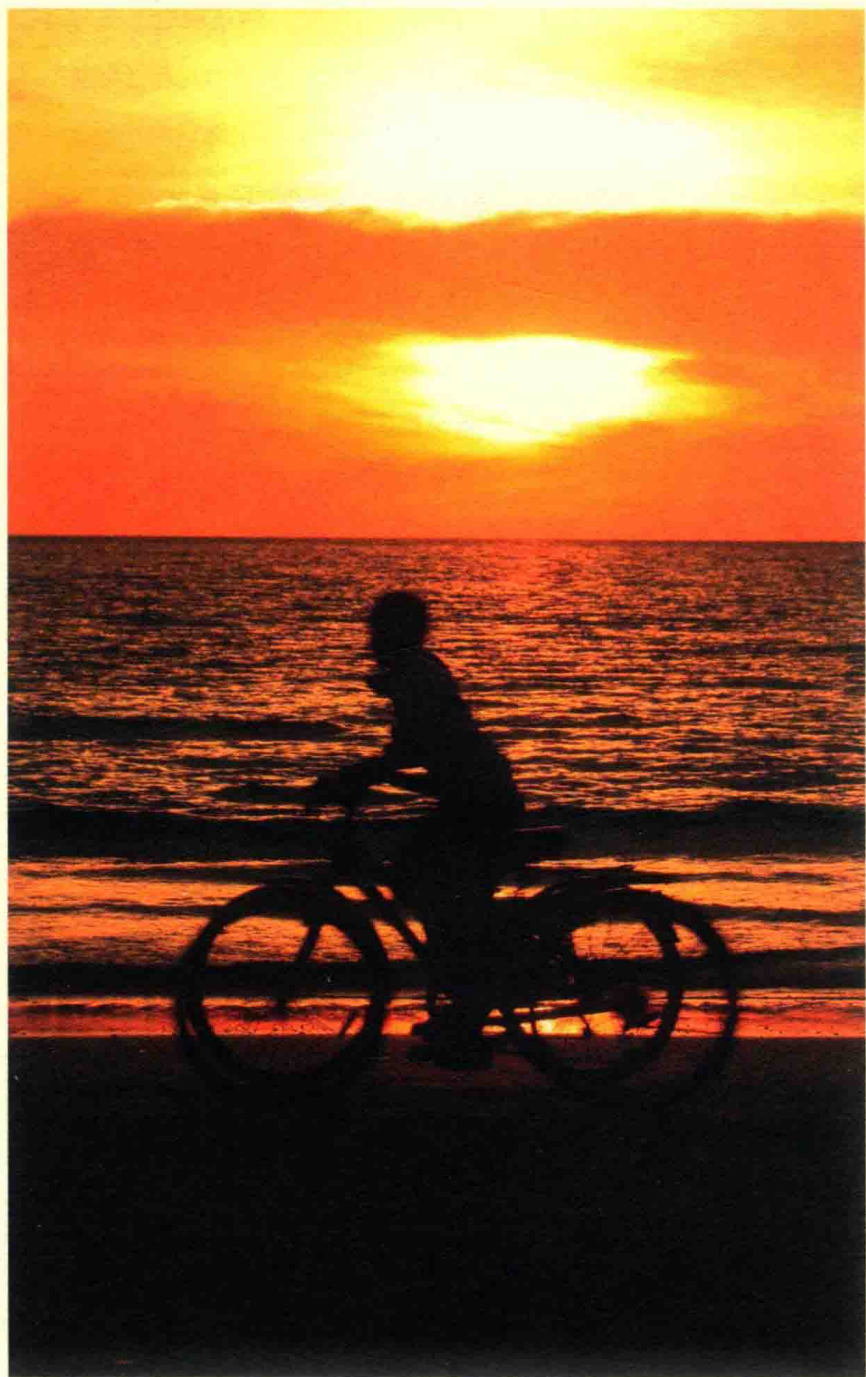
楔子

白沙镇

这里离海不远，开车十五分钟便可以到码头。河水安静地流淌，听不见涛声，看不见激流，舒缓地汇入大海。附近有许多瀑布，镇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彼此认识，遇到陌生人时会惊讶但友好地注视。你可以放心地找一家小饭馆坐下来，和他们谈天说地。只要脸上挂着微笑，不难结识新朋友。

他在这样的地方长大，从淘气的孩子，变成个子高高的英俊青年，逐渐成熟沉稳。不是非常健谈的人，但偶尔会表情严肃地讲让人捧腹的笑话。读书时是排球队主力，周遭不乏青睐的目光，也有几段无疾而终的恋情。渐渐地褪去稚气，不再像周围的少年一样，和偶然相识的女孩搭讪。

而她和她们，似乎是不一样的。慧黠的女孩，带着一点点骄傲，初来乍到时小心翼翼地用笑容掩饰不安和警惕。时间久了，开始唧唧喳喳说个不停，没有人不喜欢她毫无藻饰的爽朗笑声。她偶尔也会安静，喜欢眯着眼睛看大海，夕阳下发丝都是金色的，几乎透明。他凝视她的侧脸，她佯装没有发觉，唯恐转过头去，他的目光就会移开。虽然近在咫尺，却如同远隔天涯。



穿着素色裙子，赤脚的她；戴着贝壳项链，躺在舢板上看星星的她；在午后的阴凉处，吹着风写明信片的她；爱吃零食，孩子气地吮着手指的她……因为太美好，所以是无法触碰的。在出海口的小码头，她坐在木质长椅上，戴着耳机，低头听歌，脸圆圆的，皮肤晒成小麦色。陆地上的熏风没有海面的湿润凉爽，脑门儿沁出细细的汗珠来。

以为不会再见，以为说了 goodbye 就是永别，以为离开就不会回头，却依然希望听到她的声音，看见她的脸庞。那么长久地凝望过，还是记不住彼此的容颜。这或许是重逢的借口吧，看清你的模样，再一次就好。

没有承诺，就没有背叛；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蔚蓝的海岸线上依然有男孩女孩牵着手看星，却不再有同一个身影。生活经历了新的轮转，故事将在别人身上重演。通往机场的路在白沙镇转弯，那只是一个岔口，甚至不是一个驿站。

所谓永恒，不过是回忆的尽头，梦的终点。

It's a journey to nowhere...

常在夜里被月亮唤醒，清冷的光，像一声叹息。

推开窗，便看见大海。

她半合着眼，睫毛深处阴影浓重。

听不见海浪的翻飞，看不见大海的终点。

是错觉吗？深蓝绸缎般的海水变得明亮了，像盛夏的湛蓝天空，星

星点点荡漾的碎白月光幻化成飞舞的蒲公英种子，一粒粒越飘越远。铺天盖地的白，明晃晃的，让人不敢直视，烈日、潮汐、贝壳、快艇、吉他、夏花……场景交错。

于是回忆爆炸了，世界只剩一片白炽。

Chapter 1 ◇ 启程

许多年后，她仍可清楚记得初次相逢时彼此的模样。

蔡满心 · 过去进行时

大四末，蔡满心来到儋化。

此前，她从数百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去世界银行实习两个月的机会。从华盛顿回来，距离毕业还有一个多月。她早已找到令人艳羡的工作，有大把的时间，无所事事，心里长草，已然厌倦一成不变的生活。手脚想要旅行，像渴望舞蹈一样渴望旅行，让血管中的不安分因素在陌生的环境中恣意生长。

起初想要找个同伴，于是去游说好友何洛，说：“等你拿到签证，我们一起去峇港，怎么样？还是在美国时一个同事推荐的。说起来惭愧，中国好多有趣的地方都是外国背包客先发现的。不过这样也好，不会开发过度。”

何洛摇头：“万一我第一次签证没过呢？”

“哪有那么多签不过的？”蔡满心嗤之以鼻，“你们专业通过率那么高，而且你是牛校全奖，英文流利。不要相信网上那些危言耸听的话，我去过使馆，签证官也就是一个鼻子俩眼睛，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聊得倍儿开心，他最后哈哈大笑，就给我撕黄条了。”

“我还是留出二签三签的余地来比较保险。”

“如果一签不过，二签也要再等将近一个月，正好出去散心嘛！去吹吹风，看大海，晒太阳，游泳，吃水果和海鲜，总比憋在这里好。”她继续游说，何洛百般推辞。

“哦……我明白了。”蔡满心拍拍额头，“似乎前两天章同学来北京了，对不对？”

何洛没说话，便是默认。

章远是何洛的高中同学，二人青涩的初恋在大二冬天戛然而止，此后一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状态。何洛对此的解释是，感情是沉

没资本，不一定因为对方处处做得最好，而是自己已经投入太多，收不回来了。

蔡满心向来为好友抱不平，也不理解她为何有飞蛾扑火一样的决绝，现在看她不说话，难免心急：“你还真要再见他？快快离开这个伤心地吧！”

何洛凄然一笑：“离开？马上我就彻底滚蛋了。一次把心伤透，死得比较干脆，免得我出国之后还有什么幻想。”

“你是说，本来你对章远还心存幻想？”

“没有。”何洛摇头，“但我也许会想起以前的事情，会回忆。”

蔡满心一向雷厉风行，做事从不拖泥带水，很难理解平日里聪敏慧黠的好友为什么会陷入这个死结若干年不能脱身，时至今日逛街时还会偶尔失神。旁边的店员絮絮地推荐着 E.T. 二十周年纪念 T-shirt，若干图案，都有男女情侣版。何洛的目光稍作停留，店员就不失时机地跳出，说这一版卖得最好，每个型号只剩下一件。

“小女人，不要再看什么情侣衫了！”蔡满心伸手在她眼前比画，“美国的 T-shirt 简直太多了，都是便宜的名牌。更重要的是，你也不需要这些。”为了避免好友走出几步又折返，她索性将最后一件买下，“咱们两个一样的 size，你总不会抢我这件吧？”

蔡满心找来找去，找不到可心的旅伴。没有志同道合的好友，倒不如独自上路。天涯孤旅，是一种极致的浪漫与蛊惑，是安全范围内最大的冒险。从一个安静的镇到下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管红绿灯。

她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作峇港的海边小城，这里不通航班，也没有火车站，只能搭乘长途汽车或轮渡到达。蔡满心乘飞机前往最近的城市儋化，预备搭乘长途客车去峇港。从地图上看，两座城市的直线距离不过三十公里，但中间隔着蔚蓝的半月形内海，公路在蓝屏山后绕一个弯，汽车要开三个小时。

这趟航班的经济舱无比逼仄，蔡满心膝盖顶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根本伸不开腿。她还苦中取乐，看着前两排人高马大的金发游客偷笑，想这些老兄经历三个多小时的煎熬，是不是会憋出些毛病来。一旦上路，她整个人就兴奋起来，完全忘记了出行前如何忙乱地添置必需品，还有在网上搜索信息所获甚微时的局促不安。

到达儋化长途车站，发现开往峇港的班车要过一个多小时才出发。候车大厅里老旧的电扇嗡嗡运转，完全不能驱散因为溽热而滋生的略微霉湿的气息。蔡满心不想枯坐在这个几乎可以长蘑菇的阴暗大厅里，便在人行道旁盘腿坐下。热带湿润的风徐徐吹来，抬眼便能看见高大的棕榈树。她捧着刚买的鲜榨甘蔗汁，加满冰块，凉凉的，甘冽爽口。接近正午，阳光强烈起来，皮肤有轻微的灼痛感。蔡满心很少打遮阳伞，认为那样太过娇气矫情，于是在路边买了一顶卡其色渔夫帽。两层帆布都难以过滤耀眼的阳光，她忍不住一再抬手，确定帽子依然戴在头上。

她肤色白皙，在一群黧黑的当地乘客中格外惹人注目。

于是有打探的目光投过来，明的或暗的，好奇的或艳羡的，还有游动狡黠的。蔡满心环视四方，有当地人友善地向她微笑，也有人走过来搭讪，阴阳怪气地问她独自旅行的话到了峇港是否需要照应。蔡满心摇

头退开，侧身眺望海港，余光却看见他依旧不罢休地走近。

她蹙眉，再退一步，险些踩到身后男子的脚。

蔡满心连忙转身：“对不起。”

“不用谢。”低沉的声线，悠然不迫。

蔡满心怀疑自己的耳朵。“你应该谢谢我！”她反驳，“你突然出现在我身后，是我及时发现才没有踩到你。”

“是吗？”他似笑非笑，“我可是特意站在这儿的。”虽然嘴角牵起一个上扬的弧度，但眉眼间仍透着疏离与冷漠。

真想冲他翻白眼！蔡满心向来傲气，忍不住要回敬两句。

她这样天真，喜怒都写在脸上，一眼就被看穿。

“嘘，你嗓门儿太大了。”说话间，他压了压帽檐。

蔡满心忽然明白。浅棕色运动凉鞋，卡其色阔腿七分裤，同款的渔夫帽，E.T.二十周年的纪念款情侣T-shirt。如出一辙的装扮，同样修长的身形，并肩而立，在谁看来都是好一双璧人。

抱着臂，他面无表情地站着，目光冷冽地扫了一周，猥琐的跟随者停住了，悻悻地转身离去。蔡满心无意中和他视线接触，打了个哆嗦，想起何洛说，在她家乡，每年冬天都有人掉进冰河中。就是这样的感觉吧，瞬间冷却，冰凌从内而外结晶。

只一秒后，蔡满心开始舒畅地笑。他是站在自己这边的，龇牙咧嘴、看家护院。这比喻让她笑得更开心。

蔡满心率先冲上长途客车，挑了一排干净些的座椅，自己占了靠窗的座位，又拍拍身边，示意冒名情侣坐下。他瞥一眼。